

生活记录

慌乱的辩证法

张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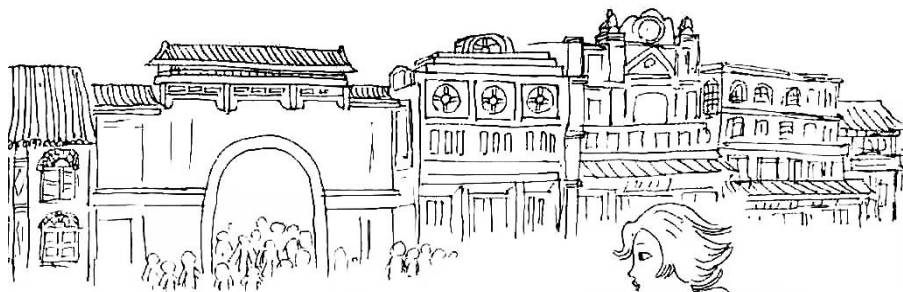
慌乱,常会忙中出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甚至酿成祸端。

王鼎钧先生曾写过小儿捉蟹的办法:夜静,露湿,土松,螃蟹纷纷走出洞穴之外呼吸新鲜空气。一群捉蟹的孩子来了,他们蹑手蹑脚,提着马灯,火焰微弱,还罩在一层黑色的布套里。突然孩子们打开布套,拧亮灯火,满地螃蟹都暴露在危险里了,它们慌乱地挥舞大钳,慌不择路满地乱爬。顽皮的孩子只是用灯光追赶它们、逼迫它们、扰乱它们,任凭它们往洞里钻,他们微笑着在洞外等待。不久,那些螃蟹又从洞里退出来,是一双一双退出来,两只螃蟹在一起扭打,你钳住我,我夹住你,谁也不肯放开。它们对那灯火,对那抓蟹人的手索性置之不顾。结局是,抓螃蟹的孩子把它们一只一只,不,一对一对地丢进篓子里满载而归。古人对螃蟹的评语是“躁”,你看,真是不错。“躁”,当算是慌乱的一种吧,且是已慌乱到一定程度。

然而,凡事都要辩证地看,有的慌乱或许还能成为救命的稻草。

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卡尔·韦克转述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把六只蜜蜂和同样多只苍蝇装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着窗户。结果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会看到,蜜蜂不停地想在瓶底上找到出口,一直到它们力竭倒毙或饿死;而苍蝇则会在不到两分钟之内,穿过另一端的瓶颈逃逸一空。由于蜜蜂对光亮的喜爱,它们以为,“囚室”的出口必然在光线最明亮的地方,它们不停地重复。然而,正是由于它们的智力和经验,蜜蜂灭亡了。而那些“愚蠢”的苍蝇则对事物的逻辑毫不留意,全然不顾光亮的吸引,四下乱飞,结果误打误撞碰上了好“运气”,这些头脑简单者在智者消亡的地方反而顺利得救,获得新生。苍蝇恰恰是因为慌不择路而找到了出路。

由此看来,用某一种逻辑去套圈所有的事情必然是不可取的。



关注钟楼街·往昔回眸

最有味道的时光留在了钟楼街

陈威

我买过一本三晋出版社的初版影印版《太原指南》(1935年全一册),书里记载,太原的不少商铺地址都在钟楼街。这也说明最晚在清代,钟楼街已经是太原的主要商贸中心了。历史上的钟楼街究竟有多繁华,我无从知晓,但上个世纪,它曾经风光无限。80年代,我在五一路的东夹巷住过几年,每天骑自行车从桥头街出发,穿过钟楼街,到太原日报社去上班。从早到晚,钟楼街都是熙熙攘攘,不仅太原人频频光顾,从口音上就知道,“不逛钟楼街,就不算来了太原城”,成为一种流行的说法。

那些年,每天上班急匆匆骑过钟楼街,待到下午下班回家,速度却是慢而又慢的。车子从西向东骑进钟楼街,基本上就是推推停停了。第一站当然是离街西口不远的邮局,当时觉得,除去山西大学的图书馆,这里的报刊最全,而且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报刊。报纸我不稀罕,在报社的资料室全能看到,每一种杂志我都要仔细看看目录,再“哗哗哗”一翻到底,遇到喜欢的文章,一目十行浏览一遍,实在爱不释手就买下来。其他杂志有喜欢的作者或文章才买一期,唯独《人民文学》期期必买,因为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就发表在1977年《人民文学》第11期上。小说以北京某中学班主任张俊石接收一个小流氓插班生宋宝琦为线索展开情节,作者采取“批判与启蒙”的方式,本着对真实性的追求,率先在文学作品中揭露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对青少年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给青少年留下的心灵创伤。《班主任》发表这一年,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控诉“四人帮”对人民精神造成戕害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浪潮,史称“伤痕文学”,《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刚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我们,上课下课后都在讨论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是因为《班主任》在全国影响巨大,我才对《人民文学》情有独钟。

先精神,然后物质。在邮局逗留30分钟左右出来,大多时候我会推着自行车,径直来到老鼠窟元宵店。将车子锁好,进去吃一碗现煮的元宵,有馅的大元宵和珍珠般的醪糟小元宵,上次和这次基本上是轮换着吃。记忆里好像一碗元宵不怎么贵,经常过来也吃得起,一碗软软糯糯、酸酸甜甜地吃下去,胃里别提有多满足了。上世纪90年代,远在四川成都的小姑,千里迢迢来太原看望她的哥哥我的爸。我就想着该给喜欢美食的小姑买点稀罕东西尝尝,一下子就想到老鼠窟的元宵。上世纪70年代插队期间,我与同是知青的四妹去小姑家住过一阵子。姑姑给我们做过许多美味,其中就有今天满大街的南方汤圆。小姑将糯米面加水成团,取一小块捏出窝,把一颗方糖一样的黑芝麻馅放进去捏好,再揉圆了煮。煮出来的元宵,皮薄又糯很好吃,不过里面的馅却不敢恭维,一股子猪油味儿。到了星期天,我骑车到钟楼街,在老鼠窟买了黑芝麻馅和什锦馅的元宵各一大袋,兴匆匆回到河西的爸妈家,下厨房给小姑煮了,两种馅,各五个。小姑一边吃一边称赞:“好吃好吃,特别是这个玫瑰馅儿的,好吃得很!”

从家的方向往报社骑,进入钟楼街,首先看到的是位于街东口的开明照相馆。照相馆开设在上世纪20年代,最初起名光明照相馆,是钟楼街里较早采用西洋式店面的一间商店。每天路过钟楼街,开明照相馆风格独特的建筑外观,橱窗里凝固了时光的各类照片,特别是婚纱照上,男士穿西装不打领带,女士穿白纱裙手持捧花,别具时代感的样子,总是吸引我的目光。脑子里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个念头:哪天也进去照一张。机会来了,女儿思思满周岁,选了一个星期天,我用小车推着,第一次踏入路过上千回的开明照相馆。正对大门的,是旋转而上的楼梯,电影里才有的大上海富有人家的场景在这里得到复原。那天,我给思思穿一件大红的吊带喇叭裙,外加白色小披肩;我穿本色麻质长裙,配后开口的灰粉色丝质上衣。一对卷发母女,和背后通向二楼的楼梯很搭。

几年后,家搬到桃园西二巷的报社宿舍,不能继续享受穿越钟楼街去上班的时光了,光顾的次数自然而然也在减少。但是,早些年与钟楼街的点点滴滴记忆中还有,那是水墨国画一般的存在。

 插图
斌礼

心灵小品

不苦他物

徐竟草

苦瓜,苦寒,可清热解毒,是夏日里的降暑佳品,可与多种食材同炒、合烧、久炖、齐煲汤……

但奇怪的是,苦瓜与任何其他食材搭配烹饪,不管时间多久,均不会把对方染苦,而是让其保持原有的本味,不侵扰,不干预,这跟辣椒能把其他食材变辣,泡菜能让整盘菜变酸,苋菜易染红碟盘截然不同。

究其原因,是因为苦瓜十分内敛,品性也极佳——它只苦自己,不苦他物,即使有猛火热油浇身,依然能做到有苦不吐,苦藏体内,绝不影响周围。

苦瓜,跟很多有担当的人,比如父母,是何等相似呀。

沉迷

立新

沉迷与热爱不同,沉迷容易让一个人失去正常的自我。

沉迷在各种情绪中,沉迷在各种嗜好之中,都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沉迷于某件事中,就会不由自主地无法顾及他事,比如,沉迷于玩电子游戏的孩子,对学习投入的精力就会减少;沉迷于某事之中的成人,易对其他事不闻不问……

很多夫妻离婚,原因之一就是有一方只知道沉迷在某件事中,完全不顾身上还有其他责任,忘记了一个人需要有多种角色,需要担起的责任也是多种多样的。

灯下读史

吴学素作嵌字联

阎泽川

清代松江府娄县(今上海松江)有一位才思敏捷、颖慧绝伦的女子,名叫吴学素,是翰林院编修顾伟权的妻子。

有一次,文人雅集东山,尚书徐澹园以《闺怨》命题,要求诗韵须用溪、西、鸡、齐、啼等韵,诗中须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两、丈、尺、半、双等十八个字。

当时参加集会的文人一个个工诗善文,其中更有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但众人都感到难度太大,无法下笔。

顾伟权将此题告诉了吴学素。吴学素听罢,取过纸笔,作七律一首:“百尺楼头一水溪,七香车断五陵西。六桥遥望三湖水,八载空惊半夜鸡。风急九秋双燕去,云开四面万山齐。子规不解愁千丈,十二时中两两啼。”

顾伟权读后赞不绝口。事后,众文人看了,也赞叹不已,一时传为艺林佳话。

图片来源:百度网

传记

白居易后来写“幼贱不得与游宴”,即知他本人在附近。

依照上述史实梳理下来,白居易拜谒顾况之事,时间和地点只能吻合于苏州而不是长安。据此,不难品味出顾况两段话语的前后意味:自己刚刚被贬外放,感慨京城“居大不易”,戏言也就十分自然,忽见佳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顿时大受鼓舞,诗句让落魄文人重添了豪气和希望,转而脱口激赏好诗并为作者“延誉”,这才合乎情合理的。

趣事无非想说白居易少年奇才而已。尽管有王拾遗等学者屡对这段传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学界并不认真对待此议。传说仍然可以

继续流传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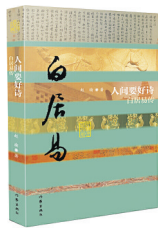
白居易家世故事繁多,有一件事情,古今学界长期下不了定论,表述起来有些麻烦。历史迷团有待后人从容解析,不忙作出结论,我这里只能做个简述。

前头讲,白居易小时候受到哺育和教养,主要依靠母亲陈氏,加上他的外祖母,她们都是出身官家、极尽贤良的女性。白母辞世后,白居易亲作墓志铭,内中说阿连兄弟从小读书,源自陈氏母亲传授:“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仗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夫人为女孝如是,为妇顺如是,为母慈如是,举三者

作家出版社

11

赵瑜著



《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节选

而百行可知矣。”

一位好母亲形象跃然纸上。不过,史载白季庚四十一岁时,娶了十五岁的陈氏为妻,夫妻间相差二十六岁之多。晚清学者罗振玉提出:陈氏可能是白季庚妹妹的女儿,相疑此乃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的一场婚姻,因而迭遭世俗猜疑,白母饱受刺激,患染“心疾”而逝。

连载

希望出版社

11

曾有情著



《金珠玛米小扎西》节选

林海平和五个兵轮流背着小扎西,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哨所,已是平时熄灯时了。小扎西的突然到来,哨所的灯注定了熄不了了。

班果哨所坐落在海拔五千二百多米的西藏边防,那是一个排级建制的哨卡,三个执勤班,加炊事班,连同哨长林海平一共三十六人。呈凹字

形排列的三幢干打垒土坯房,低矮、狭小、简陋、破旧。

土坯房清一色的“人”字形铁皮屋顶,屋檐前后,都用粗铁丝吊着一块块奇形怪状的石头,每块都有几十斤重。那年月,西藏边防的营房大多是这种风格,在铁皮屋檐的前后都吊着一块块石头。边防风大,即使密麻麻的钉子把铁皮屋顶钉在屋脊之上,也难御狂风百折不回的撕扯摧残。

据说,在宿舍前前后后吊满石头,就是班果哨所官兵最早发明的。多年前的某一天,他们睡到半夜,一阵飓风把一间宿舍的铁皮屋顶刮跑了。失去屋顶保护的宿舍,顿时像一个大风箱,他们的帽子、棉衣、被子纷纷被风席卷而去。穿着绿裤

衩的官兵们,不得不冒着严寒,半夜起床追赶被风掠夺而去的被子、棉衣、帽子等物品。由于班果哨所离国境线只有三十多米,有几床被子、几条床单、几个枕头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因为这些床品已经“出口”了,被刮到了国外。

为此,官兵们集思广益,发明了这种土办法,给屋顶前前后后都吊上一块块大石头,将铁皮屋顶尽可能压实在屋脊上;虽然大煞风景,好歹多了一些抗风能力。后来,这个发明迅速在边防其他营区被广泛推广借鉴。

哨所没有电,蜡烛成为这里的稀缺物资。每个宿舍、库房、炊事班都有一个用午餐肉罐头盒子做成的烛台。

小说